

### 面對面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如何評論一個藝術座談會是否成功？座談會不是一個作品，而是跟作者及作品的對話與討論，但認真看來，座談會自身其實也是作品。

一個主持人如果能夠做到對作者及其作品有簡潔扼要而又全面的敘述，且因對作者的創作有很好的了解，能抓住作者創作的問題與風格，有板有眼及具進程的引介及談論，便算非常稱職。至於藝術座談會的效果，除了宣傳推廣及教育性的認識，更在於能否在聽者心裡打下了一支具感染力的樁，感受到作者在創作中同時產生的熱誠與莊嚴感，視藝術的誕生為一件別具意義和饒有意味的事情。

日前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焦點影人章家輝座談」，兩個小時下來聽者腦部便來了一場極充實的運動，溝通的效果亦佳，那便是因為主持人登徒自已是章家輝迷，對他自出道至今的影視作品如數家珍，預備功夫十足，且亦能將自己的詮釋要項在對談中帶出，提點有關的情節為例子，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予提問的重點。但當然作者本人的態度也是一個關鍵。章家輝全情投入在討論裡，平易近人，且把一些容易趨於牛角尖的問題以輕鬆踏實的口吻化解，報之以自己的看法，並坦誠述說自己曾有過的憂慮。兩個小時下來，台下觀眾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入行，可見對創作的投誠深有感觸。

章家輝說自己得心應手且又能游刃有餘的工作，是一份幸運無窮且容易成功。他深感幸運，因為當日投考無綫不過因為一張在垃圾籃裡墊底的報紙，但他亦確信戲劇創作是在此生理注定的要做的一件事情。這份確信和投誠，為是次座談打下了根基。

### 被遺忘的鄧光榮作品

娛視觀  
龍

很多傳媒報道鄧光榮死訊，在其生前作品部分，多提及《江湖龍虎鬥》、《旺角卡門》。但若說到鄧的代表作，又怎能不提《家法》與《知法犯法》？

《家法》為創業作，當年推出，非常轟動，打響炮仗。戲中歌星羅文跪求鄧光榮一拜門，為大佬等場面，是當時城市話題。有趣的是，《家法》片編劇並非影視界職業編劇，但其劇本卻是有板有眼，起承轉合高低潮樣樣齊，比很多影視圈著名編劇，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這位編劇沒有繼續編下去，那是因為他在其行業有更高成就，只是情商客串《家法》片編劇而已。

《知法犯法》講述鐘鎮一(大賊文)的香港皇家警察李策民，因際遇不佳，如何「由白染黑」轉行偷竊。結局時，鄧光榮駕着豪華房車駛入警署，呼籲現役同袍若不如意就「劈炮」跟他搵食。真有《水滸傳》宋江、晁蓋等人之風。現代江湖片堪稱經典。

以上兩片皆由蕭榮導演，之後還有《無毒不丈夫》等作品，此君在鄧光榮與王家衛合作較為密切後，轉趨低調。近年，有關他北上發展，仍有執導，但有新聞不多。有點可惜。

還有，《知法犯法》當年在新加坡上映，故事橋段未能通過當地電檢條例，是以在片尾補戲，鄧光榮最後到警署，並非香港版本的水滸之風，而是接受高級警官獎賞，交代其為臥底之身份，闡明之前所有犯法行為，都是為了護法。剛巧，筆者在星港兩地，分別看過兩個版本，這當是港產片最早的無間道意識了。

還有，王家衛的代表作《旺角卡門》，如沒有鄧光榮這個老



鄧光榮當年推出，非常轟動。

### 耳目一新及其他

琴台聚  
葉輝

早些時在網上看到舊書拍賣，其中一本叫做《耳目一新》，但覺得是眼熟：開本方正，封面淺黃色紙，右邊是「耳目一新」四個大字，淡雅樸素；看了一會才想起，這書我早就買了，大約購於四、五世紀前的旅途中——如今此書應猶在，只是在日漸氾濫的書海裡無緣相見，猶如當年旅伴應猶在，只是在茫茫人海裡無緣相見。

事乃舊事，情乃舊情，《耳目一新》這本書倒還不算太舊，二十餘年如一夢，約略像豐子愷所說的一個「漸」字：「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造物主騙人的手段，也莫如『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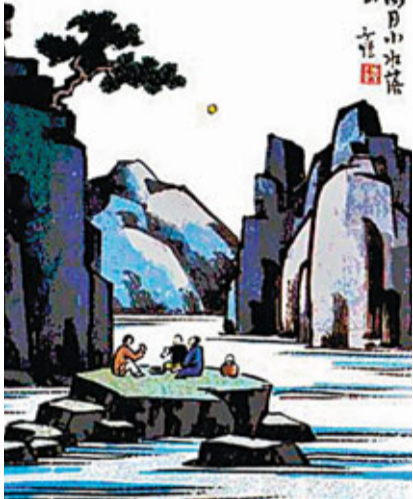
這書的內容，跟書名一樣，有「耳目一新」之感，豐子愷有此說法：「我業餘愛好什麼，實在想不出來。平生既不愛種花養鳥，又不喜看戲聽書。別人說我愛旅行，我就承認了吧。因為近年來的確常常旅行，而且覺得旅行的確有可愛之處。」如此說來，旅行之「新」在於耳目目見，時移了，世易了，猶覺相看不厭，相聞不悶，皆因心有新鮮的所感。

翻看《耳目一新》，既看畫，也看文章，有點像看蔣彝的「畫記」；豐子愷有一回在二十幾天之內遊歷了八個地方：「南去北來，席不暇暖。有時認錯了地方，把乙地的旅館當為甲地的旅館；有時認錯了人，把乙地的主人當為甲地的主人，笑說甚多。但旅行的妙處，即在於此。我後來來到景德鎮時，回想過去各地風光，但覺頭腦裡裝滿了許多新鮮印象。一耳目之新，也許就是這故而知新。」

豐子愷的遊記，儘管著重耳目之新鮮印象，但並非以耳代目，不會以古人的詩文代替身歷其境的感受。書中的遊記，最早的一篇是《錢江看潮記》，寫於一九三四年，最後的幾篇是《塘棲》、《鄂都》、《舊上海》，寫於一九七二年，悠悠四十年的遊記，跟他富於個性和趣味的畫作一樣，教人看得舒暢。

從前看《中國學生周報》，就很喜歡豐子愷的漫畫，跟明川(小思)的短文其是相得益彰。《緣緣堂隨筆》其後也

豐子愷的風景漫畫。



豐子愷的風景漫畫。網上圖片

得到楊牧的禮讚，認為當中的大人生智慧，處處有孩童的聲色。

他寫《西湖船》，寫二十年來船的形式變了四次，愈變愈壞，因為「遊客的座位愈變愈舒服，愈變愈奢華；而船身愈變愈舊，機艙人的臉孔愈變愈憔悴，機艙人的衣服愈變愈襤褸。因而成了許多不調和的可悲的現象……」那是一九三六年的情景。

一九五八年，他寫《西湖春遊》，想起李叔同曾給西湖作一首歌曲，歌詞全是描寫風景，絕不提及人事，「因為那時候西湖上盤踞着許多貪官污吏，市儈流氓；風景最好的地方都被這些人的私人公館、別墅所佔據。所以倘使提及人事，這西湖的美景勢必消失，而變成種種醜惡的印象。」

風景之美尚須結合人事之美，他認為兩者皆不可缺。

他寫《桂林的山》，就想到每一個中國字都是一幅速寫畫，「一山因為望之形似平面，故造出的象形字的模樣，尤為簡明。從這字上，可知模範的山，是近於三角形的，不是石筍形的；可知桂林的山，不是模範的山，只是山的一種——奇特的山……桂林的奇特的山，給廣西人一種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撓，而且短刀直入，率直痛快。」他的遊記一如他的漫畫，重視人情與風景的交織，目之所染而不迷惘，耳之所濡而不偏執，方可在平凡人事裡見出罕奇。

## 司機是女的好

上海人告訴我在上海打出租車的經驗是，找強生、大眾和農工商；我在這裡奉獻一條在外地打出租車的經驗，司機是女的好。

起初是在海拉爾。在海拉爾亂哄哄的火車站，我上的一位女司機的車，路上我問她，包車去滿洲里多少錢，她說五百。起初我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問。到了酒店我問人一打聽，原來就算是到滿洲里近一半的呼倫湖和金帳汗，包車也得五百。我就打電話給女司機，她說五百塊錢不單去滿洲里，還可以去那一路上的各個景點，包括呼倫湖、貝爾湖、金帳汗，還有侵華日軍要塞遺址，村上春樹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到過那地方，還寫了篇遊記。我正想去那裡看看。

「我這是實價。」女司機說，「因為我特想接下你這個生意，淡季碰上包車客人不容易，碰上大姐您這樣的單身女客人就更不容易了。」

結果這一趟滿洲里之旅成為我一次難忘的經歷，我

跟這位小陳司機成了朋友，到現在還有短訊往還。

司機是女的好。

在廣西西北長途汽車客運站，我們還沒出站，就有一群男人圍了上來：「坐車不？坐車不？」他們爭先恐後衝我吶喊着。可等我報出酒店的名字，他們就故作驚訝地嚷嚷着：「好遠的哦！五十元！」

「地方很偏的啦，四十五元！」

我說：「打錶嘛。」

「打錶？！」他們聽見天方夜譚般地嚷嚷得更誇張了，「這裡是北海哦！」

「北海的出租車都不打錶！」

「你要打錶你去坐公車！」

就在我從這堆男人中突圍出來東張西望尋找公車時，這位女子走到我身邊，輕聲道：「我的車可以打錶，打錶到你那個酒店差不多三十二元，我收你三十元吧！」

我一點頭，她那張黑紅的臉上立時漾開了笑容，拉到我這個生意她是這麼開心，以至連自己的車都認錯了，被那車主吶喊才不好意思地笑道：「你看，拉到生意我高興得昏了頭啦！」

我很奇怪：「生意這麼難做他們那些男人幹嘛亂喊價？」

「貪心囉！」她道，「想一口吃成個胖子囉！」

一路上她告訴我，她知道自己爭不過那些男人，所以每次都是站在他們後面，等他們都放棄了才上前去。這樣雖然賺不到大錢，但也總能有些生意，還會有些回頭客。所以一天做下



周迅在電影《李米的猜想》裡扮演一名女出租車司機。

來收入也還可以。

「唉，」我對我的旅伴感嘆道，「怪不得買賣玉憎惡男人愛女人呢，男人是泥做的，環境好還能像個人樣，環境稍差就攤成一堆爛泥。女人是水做的，環境再差也還是水。」

這以後我們打車就專找女司機，不過畢竟做出租車司機的男人比女人多。在廣西合浦，長途汽車站前停了一長溜出租車，沒一個女司機。事先我已在网上查到，從此地到縣博物館不過五、六公里，打的也就是五塊錢而已，這群男司機卻眾口一致，沒有三十元不去。我只好說去找三輪車算了，這時才有一個漢子湊到我身邊，鬼鬼祟祟伸出兩根手指。

「二十元？」我道。

「二十元最低價啦，那地方偏得很啦！」

「可網友們說……」

「網友坐着說話不口乾！我得放空車回來耶，油價現在漲那麼高耶……」他一疊聲地嘆着苦經，本來就現在一張臉成苦瓜皮了，令我覺得自己在欺壓勞動人民。

「那，來回三十元，你在博物館門口等我一小時。」

「一小時！」他哇哇大叫，「看那麼個墳堆堆看一小時？不行不行，你們回來自己攔摩托車吧！」

他收了我們二十元把我們放博物館門口就跑了。

從博物館出來，我們正準備攔摩托車，眼前一亮，這不是一輛出租車嗎？司機清秀的面孔在車窗裡一閃，哈，是個女的！

女司機的長相竟跟海拉爾小陳司機有點相似，都是臉尖尖，眼細細，一條馬尼爾索地紮在腦後。我們一上車，她就打錶按倒。打錶？我好容易才將一聲驚叫嚥下喉嚨。這一路上碰到的都是亂喊價的司機，碰上一個主動打錶的司機反而令人生疑，我偷窺一眼那錶，上面的數字是4。

我告訴她我們要去長途客運站，乘車去南寧。

「我們這裡客運站有兩個，」她道，「如果去南寧的話，最好去那個大客運站。大樓很新很漂亮的那



周迅在電影《李米的猜想》裡扮演一名女出租車司機。

個。」

等到弄清楚我們剛才的出發地是老客運站，而且行李寄存了在那裡，她便自告奮勇，要載我們去老站取了行李去新站，「新站都是快車，路上不停車招客，價錢也公道。」她熱心地跟我們介紹。

「是不是比老站遠？」

「遠一點。」她道，「到老站起步價而已，到新站多三、四塊錢。不會超過十塊錢的。」

她這麼一說，我倒臉紅了，訕訕道：「你這人實在在……這年頭怎麼女人都比男人好。剛剛我們付那男司機二十元他還說吃了虧。」

「他們男人都這樣，」她贊同道，「現在社會這麼黃這麼黑，男人都只想賺快錢去玩玩去滾；我們女人就不同了，有了個家，就想平平安安安養家活口而已。」

說話間一座美麗新大廈出現在我們面前，新客站到了。我一看錶，9.2，我遞給女司機十元錢。她一定要找我八毛錢。

「不要了不要了，」我道，「這麼一點點錢。」

「那我就謝謝你啦！」她笑嘻嘻地跟我們揮手。司機是女的好。

### 天在看

一網打盡  
楊振耀

也是來自重慶的消息，今法是每位主要官員都發一部具有全球定位功能的手機，要求他們二十四小時開機，接受跟蹤監督。監察由該縣的督查巡察辦公室負責，負責的職員先隨機抽樣輸入被跟蹤者的姓名，電腦隨即顯示該官員位置，之後職員再對電台方報出位置所在。當中如出現任何位置差異或無故關機，就要跟進調查和作出解釋。

追蹤科技本身不是新事物，智能手機都已具備全球定位功能，值得探討的反而為何需要對官員們進行追蹤。如政策制定本身可以反映實際狀況，則明顯的主要領導幹部公餘的私生活，有值得市民關心甚至認為值得監察的對象。要引入科技監察差不多等同承認，要有效防止領導幹部公餘時不該去的地方，比如賭場或娛樂場所等，又或者與有工作上利益衝突的人士不當的接觸，依靠傳統的自律方式可能已不適用。

簡單地看，科技監察讓幹部不敢胡亂作為，減少犯錯，又能及時有效控制或會出軌的幹部，不致別有用心者有機可乘；為人民服務的幹部則更無懼地投精力到工作。但引入這種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監控制度，實際是相當粗暴地干涉到個人的私生活。不妨比較官員們所受到的監控，與涉及重案的嫌疑人其實沒有多大分別。雖說監控以主要官員而非平民為對象，事實也不宜提倡。誰說官員們人權的重要性比平民低？

當然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安排是否只為走過場向上交待？要貪，早可以安分過橋樑，賄款由人代收又豈易監察？

### 土耳其電影節

記憶後書  
鄭政恆

一直對土耳其的人文地理和詩歌小說感興趣，電影當然也不能錯過。土耳其導演舍蘭(Nuri Bilge Ceylan)的《氣候》(Climates)是難得的佳作，比導演的佳作《遙遠》(Distant)和之後的《三隻猴子》(Three Monkeys)都要好(據說今年舍蘭有新作推出)。(氣候)最先令我刮目相看。隨後，另一位土耳其導演森美卡潘諾古(Semih Karaboncu)的《蛋奶蜜》(Egret)也受到了人們的特別關注。熊獎，導演也受到人們的特別關注。

最近的第二屆香港土耳其電影節，也選了《蜂蜜》。影片說詩人的童年生活，當中我們看到一個詩人的養成與內心世界——小小的雪夫夫有口吃，有好奇心(對採蜂蜜)，也有同情心(對病了的同學)；他是孤獨的(沒有參與玩要)，但也追求認同或欣賞(對小名聲的覬覦)；他是單純的小孩，從父親口中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從人生、大自然與民族文化的獲得種種感悟，最終父親歸結於自然的懷抱。《蜂蜜》的對白不多，但視覺元素精雕細琢，三部曲的篇幅更令我想起薩耶耶雷(Saygi Kaya)的《阿培三語曲》(Apu Trilogi)。土耳其電影節的選片如《是命不是命》(40, Mitan)在The Grand放映)和紀錄片《仙樂飄飄歐亞橋》(Crossing the Bridge: The Sound of Istanbul) (後天(十七日)放映。《是命不是命》圍繞着一大包歐羅和三個在伊斯坦堡生活的小人物；倒楣的司機、非洲偷渡者和空虛女護士，故事不算新鮮，但導演難得將三個小人物都寫得立體，連帶將伊斯坦堡的浮世情狀寫得出現，其中社會貧富懸殊、人們進出過渡，不錯，伊斯坦堡和香港確有相似一面。

我特別推薦名導法提艾金(Fatih Akın)的《仙樂飄飄歐亞橋》，片中的土耳其音樂十分迷人，更難得法提艾金從更廣闊的文化層面，帶我們管窺土耳其，一個歐亞之間，東西融和的國度。

### 人有相似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在參加福建社團聯歡會歡慶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的盛會上，見到有一位酷似范太(范徐麗泰)的女賓，在主席席上到處向人敬酒寒暄，活躍得很。我心中納悶，深知范太向來不是「滿場飛」的風格，難道真的改變作風，有所圖謀？

再走路的看，仍然很像。從髮型、服裝和走路的姿勢，以至戴上眼鏡的臉龐。我和范太很熟，除了眼睛不好，怎麼會認錯人？為穩當起見，我又問了坐在她隔壁的立法會議員，他也沒有說不是，但有點懷疑。

到了這位女士前來敬酒時，並經主人家介紹，才知道不是。是誰呢，原來是福建省武夷山市委書記雷春梅。

她頻頻邀請我前往武夷山旅遊。我說已去過兩次了，是約二十年前。現在老邁了，登不了山。她說交通方便，有了纜車，歡迎再往。

這一次福建省代表團訪港，來了幾百人，閩港兩地達成五十九項重點合作項目，總投資逾六百七十億港元。除經貿之外，還與香港三大家大學簽訂合作交流協議。

香港的福建鄉親，財雄勢大，領袖人物眾多，辦起事來，得心應手。就是藝術家，也是一支強大隊伍。那天盛會，演出多項文藝節目。我開頭以為隨同孫書記來港的，也許有一個福建來的專業文藝隊來港，才能演出如此精彩的歌舞節目。細看節目單，原來都是在香港的福建各地區的同鄉會組織的。連四川的絕技「變臉」，都是福州十邑同鄉會的林文表演的。至於他們聯會的團體部副主任陳民強先生，他的男高音獨唱，我已聽過多次，這一次聽他高歌一曲《卓瑪》，仍然聽出一耳油。

福建是重要僑鄉，在海峽兩岸與台灣遙遙相對。香港又有逾百萬的福建鄉親，兩地三地的關係，香港福建鄉親是橋樑。這次孫春蘭書記來訪，其重要性可知。孫書記早前曾服務於全國總工會，我當全國人大代表時，她曾邀宴，故有兩面之緣。她是繼馮紹芬之後又一位唯一的省女書記，相信前途仍無可限量。